

从乾隆帝西域诗看新疆与中亚之关系

周 轩

内容提要：清乾隆帝的西域诗中，有不少涉及新疆与中亚之关系。大体包括了相邻部落对清朝平定准噶尔与大小和卓的支持；相邻部落使臣朝觐受到清朝的热情接待；相邻部落向清朝进献贡品；新疆与相邻部落的通市交往情况等。这些诗作反映了乾隆朝在处理涉外事务时，坚持灵活务实的外交策略，秉持与邻为善、和平共处的态度，谋求睦邻友好，边境安宁，由此而产生了积极效果，展现出一幅与中亚友好交往的图景。

关键词：乾隆帝 西域诗 新疆与中亚

中图分类号：K249 文献标识码：A 文章编号：1002—4743（2012）02—0030—08

清乾隆帝在统一与治理新疆的过程中，写下大量诗作，其中不少涉及新疆与中亚之关系。列入钦定《皇舆西域图志》藩属一有左、右部哈萨克；藩属二有东、西布鲁特、霍罕、安集延、玛尔噶朗、那木干、塔什罕；藩属三有拔达克山、博洛尔、布哈尔、爱乌罕、痕都斯坦等。对此，乾隆帝大都有诗作吟咏。其诗作内容大体包括相邻部落对清朝平定准噶尔与大小和卓的支持，相邻部落使臣朝觐受到清朝的热情接待，相邻部落向清朝进献贡品，新疆与相邻部落的通市交往情况等。这些诗作的意义，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文学层面，需要我们结合清朝史料，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多层面的考察。

一、相邻部落对清朝平定准噶尔与大小和卓的支持

1. 左部哈萨克。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年），清朝将军兆惠追剿准噶尔叛首阿睦尔撒纳，进入哈萨克境内。六月间，左部哈萨克首领阿布赉表请归附“哈萨克小汗臣阿布赉，谨奏中国大皇帝御前，自臣祖额什木汗、扬吉尔汗以来，从未得同中国声教。今祇奉大皇帝谕旨，加恩边未部落。臣暨臣属，靡不欢忭，感慕皇仁。臣阿布赉愿率哈萨克全部，归于鸿化，永为中国臣仆。”^①次月，乾隆帝下旨封赏，作《哈萨克称臣内属，遣使进贡，诗以纪事》：“采入伊犁靖陆梁，鲸鲵惩逆武维扬。已看颉利成生虏，又报洛那归职方。致马本非如武帝，闭关未得学萧王。更欣原缚渠魁献，载戢干戈日月光。”^②

^①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五四三。

^② 《乾隆御制诗》二集卷七三。

2. 右部哈萨克。乾隆二十三年（1758年）八月间，清军参赞大臣富德追索准噶尔余孽时，平息了哈萨克右部与塔什罕人的争斗。右部首领吐里拜等进表文曰“伏念臣者久思内附，远处边末，与左部阿布赉各长一方，为准噶尔阻绝，未由自通。近闻左部输服，被恩优渥。恭惟天使惠来，祇领宸训，得均隶臣仆，诚欢诚忭。谨遣臣子弟入觐，瞻仰天颜，如天覆育之。圣人在上，臣愿竭衰弩，奋勉自效，永无二心，倍于左部。”^①乾隆帝又作《右部哈萨克归化，遣使朝贡，诗以纪事》：“偏师西海剿逋逃，取使恩宣杂种曹。岂谓解纷更释难，匪征苜蓿与葡萄。情欣左部荣同被，德惭两阶会偶遭。厚往薄来九经式，持盈保泰一心操。”^②

3. 东布鲁特。乾隆二十三年六月，清朝将军兆惠追剿准噶尔残部，到达东布鲁特地区，即伊塞克湖、楚河、塔拉斯河一带，派人向他们的头人宣布清朝的政策。东布鲁特以玛木特呼里为首的五部头人纷纷表示愿意归属清朝“我部久思投诚大皇帝，为准噶尔间阻，不能自通。今得为天朝臣仆，实望外之幸。”^③乾隆帝有《布鲁特称臣内属，遣使诣阙，诗以纪事》：“挾伐原因讨逆回，仰流詎意远人徕。旧传勃律两王据，即见坚昆一面摧。厚往薄来风早树，东鹑西鹄道方开。不招不拒敷吾惠，王会何方达九垓。”^④

4. 西布鲁特。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年）秋，清军追剿大小和卓，额德格纳部落头人阿济比代表西布鲁特十五个部落上书臣服“额德格纳布鲁特小臣阿济比，恭祝大皇帝万万寿，恭呈如天普覆、广大无外、富有四海。乾隆大皇帝钦命将军之前，今将军自喀什噶尔传谕我部，颁给印文，谨已奉到，不胜踊跃，适慰心想。当率诸部，自布哈尔（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）迤东二十万人众，皆作臣仆。”^⑤于是从伊犁西南伊塞克湖到喀什噶尔西北、浩罕以东帕米尔一带广大布鲁特地区，全部归属清朝管辖。

5. 霍罕。后多写为“浩罕”。时辖安集延、玛尔噶朗、那木干。乾隆二十四年夏，清军追捕大小和卓，遣侍卫达克塔纳至其地要求协助擒获大小和卓。额尔德尼向乾隆帝进表文曰“额尔德尼伯克等请大皇帝钦差统兵、至威至勇将军等安。仰赖上天之德、大皇帝洪福，我等群生亦获安业。闻将军至叶尔羌、喀什噶尔后，布鲁特、哈萨克等众部落俱传檄安定，而我部檄书未至，日夜以冀。幸侍卫费将军书来，我等得为大皇帝臣仆，永受康宁，不胜感悦。”^⑥于是四城全部归附。

6. 拔达克山。后多写为“巴达克山”。乾隆二十四年八月，拔达克山汗素尔坦沙下令擒杀逃入境内的大小和卓，率其部落十万户与邻近的博洛尔三万户归附清朝。乾隆帝接奏报有《副将军富德奏报，拔达山汗素尔坦沙献逆贼霍集占首级，并以全部纳款称臣信至，诗以志事》：“采入歼渠逃望风，情知三窟已途穷。嘉兹识早献馘顺，笑彼悔迟跋扈雄。和众永看两部定，成功速在五年中。天恩如此昭优渥，保泰弥殷慎敕躬。”^⑦

以上诸部，是清朝在平定准噶尔与大小和卓叛乱中，与之发生联系的主要部族。

① 《西域图志》卷四四。

② 《乾隆御制诗》二集卷八一。

③ 《西域图志》卷四五。

④ 《乾隆御制诗》二集卷八〇。

⑤ 《西域图志》卷四五。

⑥ 《西域图志》卷四五。

⑦ 《乾隆御制诗》二集卷九〇。

虽然历史上哈萨克与准噶尔之间关系紧张,多有战事,但左部哈萨克首领阿布赉与准噶尔叛首阿睦尔撒纳曾经交好,使阿睦尔撒纳几次在伊犁兵败后得以逃往哈萨克境内躲藏。乾隆帝指示大兵压境,晓以利害。阿布赉为了部落利益,毅然率部归附,派人捉拿阿睦尔撒纳。消息走漏,阿睦尔撒纳率八人连夜逃入俄国塞米巴拉金斯克要塞,被转送到托博尔斯克,一个月后病死。

而就在布鲁特归诚入觐之际,正是清军在叶尔羌(今莎车)附近的黑水营与大小和卓鏖战之时。而东布鲁特与回部不仅地域比邻,而且宗教相同,是不可忽视的力量。再者,清朝平定的准噶尔是布鲁特的宿敌,而布鲁特与清朝则无根本的利益冲突。乾隆帝就是想以其优抚政策,希望布鲁特更多的部落归附清朝并协助平叛。历史证明,乾隆帝的这一优抚政策是有效的。乾隆二十四年秋,当清军与小和卓霍集占在叶尔羌对峙时,大和卓波罗尼都率军从喀什噶尔援助,遭到东布鲁特人配合清军有力的阻击。清军追剿大小和卓,布鲁特人充当向导。额德格纳部落头人阿济比代表西布鲁特部十五个部落上书臣服,切断了大小和卓的逃路,可以说在平定大小和卓的战争中发挥了特殊作用。

霍罕及所属的安集延,在接到清军要求协擒大小和卓的檄文后,一面上表归附清朝,一面设计准备诱擒。后来还为大小和卓未能取道该地得以立功而遗憾惭愧。

大小和卓败逃进入拔达克山,清军遣使往谕,宣示大小和卓罪状,要求协擒。是时大小和卓抢掠村落,准备继续南逃。拔达克山汗素尔坦沙下令就擒,并派人报告清军。此时邻近部落准备发兵劫持大小和卓,素尔坦沙因其宗教相同,又担心邻近部落不同意,颇感为难。在清军将领晓以顺逆利害的情况下,即感悟曰“我属为大皇帝臣,当同所恶,且岂忍以两凶故,貽数万生灵患耶!”^①于是下令杀死大小和卓。大和卓尸身被盗,向清廷献上小和卓首级。

至此,清朝在西域诸部的支持下,平定准噶尔与大小和卓叛乱,完成统一西域的大业。

二、相邻部落使臣朝觐受到清朝的热情接待

西域各部既已臣属,自当按例进贡朝觐。清朝对其首领及使臣的朝贡都给予热情接待,不仅记载于官方典籍,乾隆帝也多有诗作吟咏。按清朝的外藩朝觐制度,未经出痘者,只能在热河木兰围场、避暑山庄、静寄山庄觐见。若非乾隆帝格外重视,未经出痘的外藩使臣根本不可能进入京城。而乾隆帝却让哈萨克、布鲁特、安集延、拔达克山等使臣进入北京,在御园(圆明园)、南苑、瀛台、太和殿接受赏赐,其意义颇不寻常。

1. 乾隆二十二年九月,左部哈萨克阿布赉使臣赉表入觐行礼,乾隆帝赐宴,命哈萨克使臣等随从参加围猎,并有诗《哈萨克使臣至,令随围猎,并成是什》:“伊古从来化外觐,间关驰使远朝天。不知中土岁月日,乃隔长安万二千。塞野便教预猎喜,山庄旋与锡恩骈。即今行国多天马,附会谁穷太史编。”^②

期间还有《万树园宴哈萨克使臣,诗以纪事》:“耀武未烦贰师李,穷源底籍凿空张。”《九月十五日赐哈萨克使臣观灯火》:“可识仙庄原月宇,只疑盐泽接星桥。”^③后来,乾隆二十四年,

① 《西域图志》卷四六。

② 《乾隆御制诗》二集卷七四。

③ 《乾隆御制诗》二集卷七四。

阿布赉汗派遣其侄苏尔统俄罗斯入觐，乾隆帝有《填仓日命哈萨克人观灯火》记其事“委羽来经五月程，上元盛典入都城。得教饼节观灯火，为示怀柔洽众情。”^①

2. 右部哈萨克在归附后即遣使朝觐，当年十月，乾隆帝有《将之盘山，驻蹕汤泉行宫作》：“扈行俾识朝家制，大阅兼陈士气豪。”^②说右部哈萨克使臣将随从我出行，可以了解天朝礼制；南苑阅兵，更可展示军威雄壮、士气英豪。同时有《右部哈萨克及塔什罕城回人、布鲁特首领胥来觐谒，恰至山庄，曲宴示恩，点笔成什》^③、十一月五日有《仲冬南苑大阅纪事》^④。

五十二年（1787年）八月，乾隆帝还有《左部哈萨克瓦里苏尔坦遣其弟哈斯木入觐，于山庄万树园赐宴，因成是什》说“贵山右部使方回，左部今随遣弟来。”^⑤反映了哈萨克左右部争先恐后朝觐的场面。

3. 东布鲁特归附后，首领玛木特呼里年已九十高龄，身体肥胖，行动不便，于是派遣其弟舍尔伯克与头目车里克齐、图鲁起拜、尼沙等人入觐。当年九月，在避暑山庄以北木兰围场的布呼图口受到隆重招待。乾隆帝为纪念此事，取满语“会归”之意，改其地名为伊绵峪。宴会上还有前任准噶尔总台吉达瓦齐作陪。乾隆帝有诗《布鲁特使臣至，宴赐即席得句》说“新恩恰值伊绵峪，旧识兼逢达瓦齐”^⑥。

围猎期间，乾隆帝命供奉清廷的意大利画家郎世宁等人绘《丛薄行诗意图》，反映他在山林空场上，骑在马上，由侍卫簇拥着，正在接受索伦勇士献上的小老虎和布鲁特使臣的朝觐。画面左上端有大学士于敏中书写的御制诗《丛薄行》，最后两句“喜亦诂为万目睹，适有新归化布鲁。”^⑦到避暑山庄，有《万树园宴布鲁特，即席得句》：“鳞集仰流鹿食萍，筵开万树洽舆情。”有《万树园赐布鲁特人观灯火》：“锤峰正挂玉轮盈，合灿烟花惬远情。”^⑧

4. 西布鲁特。乾隆二十三年（1758年）冬，乾隆帝有《赐哈萨克布鲁特等宴，即席得句》：“乌孙扫净玉门开，受号争先肯后哉。献马不须金马去，右宛今效左宛来。踵前布露相伯仲，罢战康居总厠陪。谁道葡萄经岁久，三巡早各醉芳醅。”^⑨

应当指出，阿济比代表西布鲁特部十五个部落上书臣服清朝之前，就有一些西布鲁特上层人士随东布鲁特使臣入觐，并参加南苑阅兵、围猎及避暑山庄的赐宴和观灯火活动。

5. 霍罕。霍罕在归附的次年正月，即遣安集延伯克托克塔玛特率队进京朝觐。乾隆帝有诗《瀛台赐宴安集延来使，即席得句》：“奉檄犹惭力未宣，右旋书捧使来专。闭关难学汉光武，谒陛何期安集延。西苑都称到天上，南兰群喜沐恩先。仰流嘉彼明于顺，三接应申赐赉骈。”^⑩

6. 拔达克山。《瀛台赐宴拔达克山来使，即席得句》：“归俘献馘识忠诚，贡使随来万里行。第一西方足嘉国，无双天下此都京。俾观礼乐三千盛，待赏烟花午夜明。重译又须宣象寄，筠冲

① 《乾隆御制诗》二集卷八四。

② 《乾隆御制诗》二集卷八二。

③ 《乾隆御制诗》二集卷八二。

④ 《乾隆御制诗》二集卷八二。

⑤ 《乾隆御制诗》五集卷三四。

⑥ 《乾隆御制诗》二集卷八一。

⑦ 《乾隆御制诗》二集卷八一。

⑧ 《乾隆御制诗》二集卷八一。

⑨ 《乾隆御制诗》二集卷八二。

⑩ 《乾隆御制诗》三集卷一。

语异逮濛瀛。”^①

以上周边诸部落，都归附清朝并与之建立藩属关系。清朝极其重视哈萨克、布鲁特。如魏源在《圣武记》所说“新疆南北二路，外夷环峙，然其毗邻错壤作我屏卫者，惟哈萨克、布鲁特两部而已。”对哈萨克、布鲁特，尊其宗教，赐封爵号，减轻赋税。其大小头目原职不变，但案由清廷任命，赐以二品至七品顶戴。哈萨克、布鲁特每年要向清廷进献一定数量的马匹，清廷回赠绸缎、布匹、茶叶等物资。靠近伊犁的哈萨克与东布鲁特，由伊犁将军每年派领队大臣前往巡查一次，对整个布鲁特的常年巡查，则由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专管。清朝允许哈萨克、布鲁特回到被准噶尔侵占的原牧地自由放牧，不征收土地税，不强迫其改变原有的风俗习惯。哈萨克与布鲁特在新疆进行贸易，税率比内地商人减少三分之一，以示优待。清朝驻军及官员所需马匹和牛羊，主要由哈萨克、布鲁特供应。哈萨克与布鲁特的社会经济在西域统一于清朝之后得到了很大发展。后来由于历史的原因，哈萨克与布鲁特（今称柯尔克孜）分别成为跨界民族。而乾隆帝关于哈萨克与布鲁特的诗篇，纪实述事，有着鲜明的时代感和深厚的历史感，无疑是我国多民族国家统一和形成的历史见证。

而对周边其他部落，清朝则采取了羁縻政策，只是确立朝贡关系。但对一些纠纷还是应其请求进行调停和解。如乾隆二十八年（1763年），浩罕汗国侵占了西布鲁特阿济比所属的鄂斯等处。乾隆帝即命驻新疆的尚书永贵派人劝导浩罕首领额尔德尼退还侵地。此时浩罕已归附清朝，所以还是遵命办理了。又如拔达克山与博洛尔部接壤，屡行搆衅，围城劫掠。二十九年，其部酋长沙瑚沙默特乞援于驻扎于叶尔羌的都统新柱，清廷遣使诚谕拔达克山，恪遵约束，还俘罢兵。沙瑚沙默特向清廷进贡该部最为珍贵的匕首以表示谢恩。

三、相邻部落向清朝进献贡品的情况

相邻部落向清朝进献的贡品，以其各自的名优特产为主。

1. 左、右部哈萨克。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年）正月有《哈萨克汗阿布赉之侄俄罗斯苏尔统及其陪臣来朝，诗以纪事》：“命彼近亲亦台吉，献其方物乃蒲梢（古代骏马名）。 ”^②说这次哈萨克汗阿布赉派遣其侄苏尔统俄罗斯，向我天朝进献的是该地的特产骏马。二十九年三月有《赐赉哈萨克陪臣并携游御园，诗以纪事》：“献马无过聊表悃，同舟真是大联情。”^③说哈萨克进献骏马是表达真情，而今我们建立起同舟共济的情意。

乾隆二十四年，乾隆帝还就右部哈萨克进献骏马，作《大宛马歌》：“今之哈萨昔大宛，崤山神种古所传。乌孙中隔阻声教，攘为己有曾贡闲。不仁之世再世斩，伊犁万里拓幅员。哈萨布鲁霄向化，无他为赆致敬虔。騊褭汗血实方物，左右部长及可汗。遣其首领远来献，却之失望厚赉还。駉駉骝雅类实夥，葡萄牵跪陈墀前。为龙为驎各天矫，雄恣逸态英且闲。流珠喷玉谁则见，奔霄追电有必然。往者贰师求善种，徒劳数万恶少年。致一二耳犹艳诩，奚称归德开远门。

① 《乾隆御制诗》三集卷一。

② 《乾隆御制诗》二集卷八四。

③ 《乾隆御制诗》三集卷三八。

辟疆勤远非本意，人归天与宁可捐。人归天与宁可捐，作歌自警示后昆。”^① 乾隆帝后来作诗《哈萨克马》：“哈萨克马多无万，古称大宛实讹传。”^② 虽然对哈萨克是昔日大宛做了更正，但还是对哈萨克献马大加赞赏。并命清宫画家绘出名画《哈萨克贡马图》。

2. 东西布鲁特。乾隆二十六年（1761年），东布鲁特部酋长额木尔贝率部归附，次年进贡匕首，由驻喀什噶尔的官员侍郎海明进呈，乾隆帝作《布鲁特额木尔贝所献匕首歌》：“回部大定兴农耕，分驻宣抚留朝卿。其中喀什噶尔城，近外部落严候侦。有布鲁特驰使倅，厥长额木尔贝名。献玉匕首来输诚，佉卢回书仍左行。译出一一伸葵倾，向因路阻凶丑兵。戡逆靖乱今太平，地为王土人王氓。贡物表敬惭菲轻，驿致金阙由海明。开匣尺八居然呈，龙鳞其室楠以桢，玉柄金鏤象鼻形。抽看光如波溢青，月芽直芒披电星。封还销铸胥矫情，咸宾用识王道贞。”^③ 乾隆帝为此赏赐额木尔贝三品顶戴。

3. 霍罕。霍罕在归附清朝的次年九月遣使贡马，乾隆二十七年（1762年）贡白鹰，二十九年贡白海青。三十五年，额尔德尼卒，其侄纳禄博图袭为伯克，遣使进贡龙泉盘子。乾隆帝都有诗作。^④

4. 安集延。乾隆二十八年二月，乾隆帝有《安集延匕首》：“持短入长不逾尺，应速用近两刃窄。水晶为把月牙直，筠冲插腰豫戒迫。感我厚泽贡弗惜，徒观美理霜雪色。缠绵经冗金错饰，漆龙文鞘偃蹇奕。自来非拟邓遵得，锦袂褫更檀匣袭，用昭绝域兵戈释。”^⑤

5. 拔达克山。乾隆二十五年（1760年）夏，乾隆帝有诗《拔达克山八骏马歌》：“大宛骏马斯已奇，拔达山骏奇倍之，方隅贵山南以西。献馘称臣诚识时，良骥服皂纳赆随，青骢送喜领群蹄，捷音早共红旗驰（右送喜骢）。坚昆底定我马归，鹖其英鸷色其骐（右坚昆鹖）。洱海一战擐厥旗，获良翻以徕白羲（右洱海骢）。有駉紫电名雅宜，扫尘灭迹追无遗（右紫电駉）。服远在德不在威，阉虎已老兹其妃（右服远骢）。虾蟆一跳丈六齐，掉尾肃肃白玉题（右玉题骢）。呈览按队过荷池，祥霞辉映光配藜（右祥霞骢）。逸足未骋望可知，蹑云底藉鞭箠施（右蹑云骢）。徒观骨格皆英姿，揣称且命儒臣为。天闲调习付有司，待予秋猕徐试骑。譬霍集斯居京师，富贵之更教礼仪。游阊阖兮观玉台，初非求马兴戎麾，销兵从此含生熙。”^⑥ 次年还有《拔达克山汗素尔坦沙贡刀歌》和《咏拔达克山汗素尔坦沙所进斧》。

6. 博洛尔。乾隆二十八年正月，乾隆帝有《博洛尔部沙瑚沙默特伯克所进武器，制匣藏之，并纪是什》：“文列星行光溢涛，切昆璆似断秋毫。于阗西去千余里，那数寻常玉把刀。齐斧言旋早洗兵，更无拓远祇持盈。集鳞流仰宁当拒，厚往惟嘉底贡诚。”^⑦ 二十九年六月，乾隆帝作《博洛尔部沙瑚沙默特伯克所献匕首歌》^⑧。

7. 爱乌罕。即今阿富汗北部，地处巴达克山之西。清乾隆二十七年遣使贡刀及骏马，次年

① 《乾隆御制诗》二集卷八三。

② 《乾隆御制诗》四集卷九一。

③ 《乾隆御制诗》三集卷十七。

④ 《乾隆御制诗》三集卷十七、《乾隆御制诗》三集卷三九、《乾隆御制诗》三集卷九二。

⑤ 《乾隆御制诗》三集卷二八。

⑥ 《乾隆御制诗》三集卷五。

⑦ 《乾隆御制诗》三集卷二七。

⑧ 《乾隆御制诗》三集卷四〇。

正月抵京，与清朝建立联系。乾隆帝有诗《爱乌罕刀》：“西蒙奉表驰使倅，献名驹二抒远诚。陪臣乘传达帝京，敬同诸部朝元正。丰飧曲宴皆预令，承筐币帛厚赐行。繁密尔汉感悦并，贡刀可否咨公卿。笑而许之联彼情，长跪百鍊双手擎。弯如碧水弓在檠，吊弗适用器则精。上有白气横庚庚，不资磨莹漫理呈。匣度武库志偃兵，玉关开后通昆瀛。既非招致亦来迎，殷殷予意惟持盈。”^①

乾隆二十八年正月，乾隆帝有诗《爱乌罕四骏歌》：“天山左右多回部，声教古艰通译鞮。分疆划界各领众，其名不可倭指稽。爱乌罕实土著国，遥在拔达山更西。遣使进表非招致，浣泥蜡纸金字题。先以乘马色不一，嘉诚那责比物齐。使者邮至早赐遣，按程马到怜穿蹄。曰驄超洱菊花簇，度西海忽蹀金堤（右超洱驄）。昂藏之骝若喷玉，用昭徠远房星低（右徠远驄）。有驂有驂生月朏，一形十影耳竹批（月朏驂）。凌昆之骏色正白，不须鞭策行追霓（右凌昆白）。高逾七尺长八尺，为龙一一皆馱馱。于闐董毡四五尺，伯时图画犹艳提。别毛按品予嘉号，永志底贡无乖睽。所幸在此惧在此，太保作训吾将奚。”^②

四、新疆与相邻部族的通市交往

乾隆帝统一新疆之后，随着社会的稳定、经济的发展，新疆与周边相邻部落的通市交往也呈现出繁荣盛况。在准噶尔时期，南疆维吾尔只与布鲁特贸易，北疆准噶尔只与哈萨克贸易。而在乾嘉时期，每年三至九月，布鲁特、哈萨克都赶着大批马匹牲畜到伊犁各城交换布匹、绸缎、茶叶等生活物资。嘉庆初年流放伊犁的著名学者洪亮吉有诗描写贸易盛况说“谁跨明驼天半回，传呼布鲁特人来。牛羊十万鞭驱至，三日城西路不开。”（《伊犁纪事诗》）乾隆年间的椿园在《西域闻见录》中记载南疆与周边相邻部落的通市交往情况，阿克苏北通伊犁、南通喀什噶尔与叶尔羌（今莎车），东至吐鲁番，所以“内地商民，外藩贸易，鳞集星萃，街市纷纭，每逢巴扎会期，摩肩雨汗，货如雾拥”。叶尔羌“中国商贾，山陕江浙之人，不辞险远，货贩其地。而外藩之人如安集延、退摆特（拉达克，今列城）、郭酣（今霍罕）、克什米尔等处，皆来贸易。巴扎尔街长十里，每当会期，货若云屯，人如蜂聚，奇珍异宝，往往有之。牲畜果品，尤不可枚举”。其中值得提及的是通过朝贡和通市交往进入清宫的痕都斯坦玉器。《西域图志》记载痕都斯坦，“在拔达克山西南，爱乌罕东。国工治玉，以水磨成器最精，为内地所弗逮。旧于叶尔羌贸易。乾隆二十五年，颁敕书赐物，令通市如故。”痕都斯坦位于古印度西北部，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印巴交界地区。痕都斯坦玉器主要分为盛食物用的器皿和杂器两大类。盛食物用的器皿有碗、盘、杯、壶、盒及罐等。杂器有灯盘、香炉、剑把等，与新疆玉质相同，雕造具有鲜明特点，常用自然花卉果实和动物形象设计器型，器物多雕耳和足，耳或柄一般作枝叶花果形。多追求纯净美，一般没有俏色，但部分玉器镶嵌金银或宝石，呈现典型的阿拉伯装饰风格。雕工与中国玉雕差异较大，由于痕都斯坦玉器设计精美，磨琢圆润，很受乾隆帝的喜爱，进入清宫后，不少在造办处被加刻了年款和乾隆帝的御制诗。《西域图志》收录乾隆帝吟咏痕都斯坦玉器诗作二十九首（截止到乾隆四十二年，1777年）。其实收录在《乾隆御制诗》中的多达五六十首。如

① 《乾隆御制诗》三集卷二七。

② 《乾隆御制诗》三集卷三〇。

《咏痕都斯坦玉碗》、《痕都斯坦白玉杯》、《咏痕都斯坦玉壶》、《咏痕都斯坦玉甌》、《痕都斯坦玉瓜瓣瓢》、《题痕都斯坦玉荷叶洗》等。痕都斯坦玉器及乾隆帝的诗作，是清朝与周边部落经济文化友好交往的一个有力实证。

清朝平定准噶尔及大小和卓的叛乱，与周边诸部落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，妥善处理与周边诸部落的关系，不仅对清朝，而且对周边诸部落都非常重要。周边诸部落一度对清朝产生疑虑和戒心，是可以理解的。在此期间，清朝显示了强大的武力，但没有滥用武力。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，加以积极的外交斡旋，使哈萨克左部愿意协助擒献准噶尔叛首阿睦尔撒纳；使东布鲁特协助平定大小和卓的叛乱；使争斗的右部哈萨克与塔什罕罢兵言和并共同归附；使霍罕与安集延等奉檄准备协助擒献大小和卓；使拔达克山擒杀大小和卓并献上小和卓首级，使周边诸部落望风归附。同时，周边部落首领的归附，给部落和民众都带来了福音，也是值得肯定和赞赏的。

而以上所述诗作，反映了乾隆帝在处理涉外事务时，坚持灵活务实的外交策略，秉持与邻为善、和平共处的态度，谋求睦邻友好，边境安宁，由此而产生了良好效果，展现出一幅与中亚友好交往的图景。同时应当指出，乾隆帝在平定准噶尔及阿睦尔撒纳的叛乱中，注重了追拿首恶。而在平定大小和卓的叛乱中，则未能做到除恶未尽。致使隐匿于中亚的大小和卓后裔于此后百年间，在霍罕（即浩罕）的支持下，不断窜回南疆作乱，成为新疆最不稳定的因素。

（作者单位：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）

责任编辑：王文洲 责任校对：李文博

《回鹘文般若婆罗米多文献研究》出版

我国学者阿不都热西提·亚库普新书《回鹘文般若婆罗米多文献研究》（Prä-jnaparamita Literature in Old Uyghur）作为德国柏林科学院吐鲁番文献研究中心的丛书《柏林吐鲁番文献研究》第28卷于2010年在比利时Turnhout市Brepols出版社出版（大开本，319页，外加图版23页，共收入图版88张）（国际图书编号：ISBN 978-2-503-52888-5）。本书由下列章节组成：前言；一、导论；二、文献：转写（transcription）、翻译、注释、换写（transliteration），此章共收入7种回鹘文般若类文献：金刚般若婆罗米多经、（梁朝）傅大士对金刚经的诗体注释（附有金刚经原文）、（梁朝）傅大士对金刚经的诗体注释（无金刚经原文）、其他对金刚经的注释、关于金刚经的一奇异故事、般若婆罗米心经、观身心经；三、字典；四、缩写字；五、参考书目；六、图版。

（耿世民）